

民主統一線悲劇

王 覺 源

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九

俄中共鬥爭策略

本文所謂「民主統一陣線」，不是指中國共產黨鬥爭策略上的一種術語——民主統一陣線。而是指三十六年一月，由中共與民主同盟所策動組成的一個正式政團的名稱。「民主」與「專制」是對稱的名詞；「民主」是中國對日抗戰前後，一個最流行時髦名詞；是中共用來作「帽子」，以欺騙號召羣衆的名詞。時代環境不同，帽子可以因時更換。如對日戰爭前後，日本爲中國的主要敵人。故統一陣線，便戴上「抗日」或「民族」的帽子。抗戰勝利以後，中共大舉叛國，反對政府戡亂。故統一陣線，便戴上「和平、民主」的帽子。而「統一陣線」，乃中共與敵人鬥爭的一種策略手段，或稱之爲戰略戰術。「帽子」顯示其鬥爭目的；「統戰」表明其鬥爭方法。在沒有介紹「民主統一陣線」這個政團之前，先有說明中共這一術語來龍去脈的必要。

所謂「統一陣線」，或稱「統一戰線」，或稱「聯合戰線」，簡稱「統戰」。乃中共重要術語之一。其主要意義，即蘇俄列寧說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中共毛澤東則謂：

「統一戰線、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爲中共革命鬥爭的三大法寶。」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即不斷運用了「統一陣線」的策略，獲得很多的成功。如革命之初，俄共——布爾塞維克（多數派）與社會民主黨結成統一陣線推倒沙皇，再運用布爾塞維克的統一陣線，打倒孟塞維克（少數派，即社會民主黨）。俄國當時爲一個農業國家，以農民言，先結成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地主的統一戰線。就階級言，先聯合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等到沙皇政府被推倒以後，再次第結成新的聯合戰線，消滅新主敵——地主和資產階級。如此層次聯合、層次鬥爭，最後統一工人與貧農於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以世界革命言，先與弱小民族、殖民地國家，結合統一戰線。即「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產國際標語），打倒帝國主義。再與殖民地國家結成統一陣線，消滅封建勢力，轉移民族革命而爲世界革命。這即是說，聯合次要敵人，結爲統一陣線，以攻擊主要敵人時，即是策略的運用。等主敵消滅後，再運用同樣策略，依次結成統一陣線

，以消滅再次的敵人。所以「統一陣線」，是一種過程，一種策略或方法，而不是目的。

中共統戰運用範例

中共過去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與國民黨鬥爭，有很多範例。回憶前車，深可資爲殷鑒。當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在廣州創立基地以後，革命勢力，蓬勃發展！中共與國民黨，在革命的基本理論上，原是對立的；但在革命的對象上，打倒主敵帝國主義，却是相同的。中共因之要求與其次要敵人——國民黨結成統一陣線，即所謂「國共合作」。國民黨亦有「聯俄容共」政策的實施，聯合進行與帝國主義鬥爭。中共的主要陰謀，原是所謂共產革命。及其寄生於國民黨，羽毛豐滿時，便企圖從國民黨手中，竊奪中國革命的領導權，轉變國民革命爲共產革命。其策略，先與國民黨的左派，結成統一戰線，打倒右派。再又消滅左派，統一國民黨於共產黨，實現其所謂共產革命！

對日戰爭前後，日本爲我國家民族的主要敵人。在政府正積極準備及已進行抗戰之中，中共

亦藉口「抗日」，要求與其敵——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或「民族統一戰線」，聯合打擊日本。及日本投降，主敵消滅。中共原來之次敵國民黨，却又變成主敵了。依樣葫蘆，策略則與次敵——各黨各派及一切反政府勢力，結成一戰線，攻擊其主敵——國民黨，以顛覆政府。迨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再次的敵人，則為附庸中共的各黨各派，又被其所謂「人民民主聯合戰線」，斬盡殺絕。所殘留的祇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八個附庸黨派，還要繼續作其統戰工具。

中共在北平成立偽政權之後，先有所謂四大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的聯合政府。依次又不斷運用統一戰線，藉口國營、公營，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藉口思想改造，消滅了小資產階級；藉口人民公社，消滅了農民階級。於是中共高據頭頂，成了新興的統治階級。五十餘年來，中共在中國所搞的革命鬥爭、殃民禍國，無一不是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次第來推進的。認清某階段之主敵後，與次敵聯合統一戰線，針對主敵進攻。迨主敵消滅，次敵又變成主敵。如此循環鬥爭，層層削去，亦中共之所謂「剝蕉」戰術。

統戰剝蕉兼施並用

中共「統一戰線」的策略，與其所謂「剝蕉」戰術，是互相關聯的。兩者統一運用，便成了中共最有利的政治武器。「統戰」，重在「強化自己」；「剝蕉」，重在「削弱敵人」。如「抗日統一戰線」、「民主統一戰線」等，都不外聯合一切可資利用的力量，以鬥爭其主敵，或暫時聯合次要敵人，向唯一的強敵進攻。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建立偽政權以後。所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慌稱為中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實則是中共團結各階級、聯合圍攻一個大階級，企圖「以小吃大，以弱吃強」的法術。

所謂「剝蕉」戰術，即中共在自己力量薄弱，尚不能一口吞食敵人時。則在運用統一戰線策略，集結次敵或可能利用的力量，從敵人外部吃進內部；或從局部吃到全部；也像中共螞蟻鉗蠶鄰的人海戰術一樣，敵人不得不束手待斃。也正如剝芭蕉皮一樣，層層削去，最後剩下蕉心，脆弱無力，一推便倒。所以藉統戰策略以壯大自己之後，必須輔以剝蕉戰術，才能產生削弱或撲滅敵人的實效。中共不僅對政治鬥爭是如此，即對一切組織或團體，乃至個人，進行鬥爭時，亦無不是二者兼施並用。

統一戰線應運而生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瀋陽事變發生。在我國方面，人民反日情緒，固然異常高昂；政府對抗戰的準備，自然也更加積極。在國際方面，國際聯盟對日本雖未加以積極制裁；但已認日本為侵略行動。此時最受威脅，感到恐慌的，則莫過於蘇俄。蘇俄鑒於中國東北，與俄境接壤。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在地理上，既成爲蘇俄在背的芒刺；而德、意、日三國同盟之積極反共，已形成反蘇軸心。蘇俄爲解除多面

而來的威脅，一方面分別與三個軸心國家，力謀妥協；一方面則以共產國際名義號召「統一戰線」。令各國共產黨採取聯合戰線的策略，以對抗主敵「德、意、日軸心」，保衛祖國，擁護蘇聯；故嚴格言之，此「統一戰線」的策略，原是國際共產黨固有的東西，而且已運用了七八十年。不過當時尚無「統一戰線」之名而已。現在這新口號「統一戰線」的提出，在國際方面，是始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很快的，就普及於世界各國。故「統一戰線」的產生，絕非偶然，完全是由於日本之侵略行動，應運而生。

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一方企圖利用日本侵華的外患機會，重整旗鼓，繼續叛亂；一方爲保衛祖國——蘇俄——安全，解除軸心國家反共的威脅，乃急起直追，響應蘇俄的號召，接受新的「統一戰線」戰略。不過中共對「統戰」的正式提出，却遲了一年多，至二十三年四月，中共偽中央發表「爲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併吞中國，告全國同胞書」以後，這新術語及運動，才正式出現於中國。從此所謂「統一戰線」運動，乃漸次展開於國、共對峙的局面中。

利用抗日展開陰謀

中共統戰運動展開之日，正是日本軍閥由東北進犯，在華北加緊侵略之時。日本侵華愈急，火上加油，中共的統戰運動發展愈快；活動愈爲激烈。互爲因果，國人反日情緒，則更擴大。中共的陰謀活動，亦更猖獗。學生青年對日本的侵

華，最為敏感！中共便以「抗戰」「聯合抗日」等，以號召之，組織和鼓勵之！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公教人員，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人士，迷信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或野心家「可取而代之」的狂言；對於政治，深感興趣！於是中共則以「抗日救國代表會議」、「國民參政」、「國防政府」等權利慾望以引誘之。加以失意的官僚政客、野心軍閥及無聊文人。平時已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妄念。亂則可以混水摸魚。今得中共「統一戰線」的號召與活動，自然見獵心喜，隨聲附和，皆欲藉此機會，以達政治慾望！中共的統一戰線，因之亦廣植下了羣衆基礎。於是中國的統戰運動，發動於平、津，大盛於上海，逐漸波及於各省市。為時不過一年，幾已普遍於全國。

中共所謂統一戰線，名目不一，花樣繁多。有所謂「下層統一戰線」，或「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中共又名之為「挖牆腳」。即從事羣衆運動與兵運，以瓦解敵人的政權與武力。這是中共慣常所用的，而且自民國十三年國共合作時，就已開始應用。有所謂「上層統一戰線」或「自上而下的統一戰線」。此即聯合次要敵黨敵派或政權，結為統一戰線，以打擊心目中的主敵。這最明顯的，如中共藉口反日，要求與國民黨聯合抗戰；藉口「和平、民主」，聯合各黨派反抗政府。在其進行所謂「上層統一戰線」時，亦不放棄「挖牆腳」的工作。在抗戰之初，中共所謂國、共「和平共處」，合作抗日時期，中共曾有「捧上層、打中層、拉下層」的口號。「拉下層」就是「挖牆腳」。抗戰勝利之後，中共既已拉攏

各黨派組織了「中國民主同盟」。隨又策動部份民盟人士，組織各黨各派的所謂「民主統一戰線」。這就是所謂「上層統一戰線」，同時也就是「挖民主同盟牆腳」的作風。即不怪民盟主席張瀾曾感慨的說：「這不是拆民盟的台嗎」？

一流貨色甘作工具

中國共產黨，經過與國民黨十年（十六年至廿六年）鬥爭以後，逃竄因處於陝北延安，已經瀕臨絕境。為求起死回生，與增厚實力。拉攏與利用各黨派的策略，始終都是用「統一戰線」來進行的。在對日抗戰前後，中共為轉移國人的注意力，偽裝放棄與國民黨對立的態度，而以日本為主敵。故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為號召。其意即在迫使與陪都政府一心對外、對日抗戰，放棄剿共政策，容共合作。及對日抗戰勝利以後，則用「和平民主統一戰線」，以「反對賣國、堅持獨立；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為口號。這主要的意義，即中共企圖乘抗戰勝利的機會，搶奪接收日本佔領地區之地盤、資財、武力等，作為擴大叛亂的資本。他們首先恐懼的，是政府與日本商定合法的投降與接收辦法，嚴厲拒絕中共插足投降及接收事宜。次則指責政府制裁中共不法與叛亂行動為「內戰」。迫政府絕對讓步，而不阻撓干涉中共的胡作亂為。進一步，則認政府沒有充分滿足中共所欲求，為「不民主」。把一切醜惡詆譏之詞，加諸政府。肆意宣傳，以加深人民對政府的反感；

破壞政府在國際間的信譽。但後來許多具體事實證明，中共所有的行為，又無一不與其所提口號要求相反。

中共為擴大其「統戰運動」的影響，及增加其外國力量。三十三年九月首先孕育了「中國民主同盟」。更利用民盟為工具，擴展統一戰線，聯合不滿現狀與別具用心的陰謀份子，鼓勵其參加政治活動，組織許多黨派。以民盟為首，環繞着中共的四周，如衆星之拱月。中共每有政見主張發表，則一唱百和。政府作勝利復員的佈署，或有制裁叛逆不法的行動，則掀起反政府的巨潮，以阻撓和打擊政府。同時，並為民主同盟，搖旗吶喊，藉以壯大聲勢。因此，作為民盟外圍所謂「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亦直是中共所操縱的二流貨色。此即民盟為中共統戰的工具；而「民主統一戰線」又是民盟統戰的工具。

民統出生像私生子

「民主統一戰線」（簡稱「民統」）的組織，是中共策動民盟所玩的把戲。自三十五年秋，即已開始醞釀。其組織的原因為何？據民盟內部所傳出的消息却很複雜：一、民主同盟自民社、青年兩黨先後退盟以後，該盟兩大支柱，完全拆毀。僅剩下幾個空頭黨派，大家都不再感興趣，早有散伙之勢。二、民盟組合，原極複雜，意見紛歧。民、青兩黨退盟後，各黨派失望之餘，更不能合作。各自為謀，私立門戶。職教派黃炎培，另組民主建國會；救國派沈鈞儒，另組人民建國會；第三黨章伯鈞，另組中國農工民主黨；都想

藉民盟來培養發展自己的私黨。民盟實已成了四分五裂之局，完全失了作用。三、國大已定三十五年十一月召開，黃炎培、羅隆基、梁漱溟等，均急欲參加國大，且向政府有所表示。為中共深所不滿，認民盟已少可以利用之價值了。四、民盟幕後人物，如李濟琛、陳銘樞、龍雲等，皆有財、有勢、有舊官僚、政客、軍閥做基礎。表面支持民盟，實皆袖手旁觀。中共企圖以新組織來繫牢和利用他們。五、中共退出延安，轉入地下工作。希望拉攏更多的民主政團，作其外圍為之効力。民盟本身，既無此號召能力，祇得策動民盟另組「民主統一陣線」，作其利用的工具。

因上述種種因素，足見民盟之名雖存，實則形同行屍走肉，已成了毫無作為的東西。在民盟的主子——中共——方面，祇要附庸黨派，能聽話、受指揮、有利用的價值。這類組織，一個不為少，百個亦不為多。既要「民盟」，也自不嫌「民統」。至三十六年一月初，民主同盟召開第二次全會，在討論「如何擴大民盟外圍勢力」一案之時。關於組織「民主統一陣線」之議，始漸成熟。但此事對內對外，均極秘密。即民盟的中級幹部，亦多未知。實因民盟首要亦覺：此舉有乖情理，不够光明。像柴房裡偷養的私生子一樣。尤恐多難的民盟，因此再生變故。但迫於中共之授意，大家祇好在無可無不可之情形下，敷衍敷衍了事。

其後，因為活動展開，消息始行外露。這「民統」的聯合，除民盟組織原有之各黨派，一律參加為構成單位外。李濟琛、馬絨倫、陳銘樞等

之「民主促進會」；胡厥文、施復亮（存統）、章乃器等之「民主建國會」；柳亞子、陳維周、陳樹渠等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均已正式參加。其中之主要份子有：沈鈞儒（救國派）、馬絨倫（民促）、張炯伯（民促）、柳亞子（三聯）、許廣平（民促）、郭沫若（文化人）、鄭振鐸（民促）等。以民主促進會的人物佔多數。而且民盟中的許多要角，則反摒於大門之外。這又成了以後「民統」工作無法推動的關鍵。

挖民主同盟的牆脚

組成中國民主同盟的各黨派份子，原來就是各懷鬼胎，同床異夢，各私其羣之徒。其間權利地位矛盾之深，自可想而知。今見「民主統一陣線」在鬼鬼祟祟情況之下組成，其中主要份子，大部又係「民促」、「民建」、「三聯」的人物，更覺不是味道，認為「民統」不但是民盟私生子，不是民盟的外圍，它實有反客為主之勢，民盟反被民統利用了。於是民盟中有些巨頭，不免抱着漠不相關，甚至隔岸觀火的態度，表示其感想或說些風涼閒話。

如黃炎培認為民盟本身，原是各黨各派所聯合的政團。「民主統一陣線」的性質，與民盟相同。是代替民盟的組織，抑民盟所運用之外圍組織！頗為疑惑，故不願參加。民主同盟主席張瀾，則謂既有民盟，又來一個雷同的「民統」。民統不是要挖民盟的牆脚嗎？他們幹吧！我沒有把鋤頭的力量。羅隆基則指：民盟與民統，在組織、工作、任務、目的上，都無差別。好似重床疊

屋。不是自尋煩惱嗎？梁漱溟說：民盟存在，已不能作任何活動。民主統一陣線，又能做什麼？我參加民盟，已經感到頭痛。不但不想參加民統，連民盟也準備退出來。張東蓀表示：我戀棧於民盟，已不應該，（他原屬民社黨），再不想自找罪受了。所以民盟這幾個要角，也始終沒有插足到民統。

因此民主統一陣線的組成，民促、民建、三聯，雖都為主要的力量；但始終缺乏有力的中心人物來主持。民促的李濟琛，有財、有勢、兼有較多的朋黨基礎。比其他完全買空賣空的政治掮客，略高一籌。本屬民統份子共同的理想人物；但李濟琛驕狂自大成性，自許太高，野心雖熾；却有「抬起衙門就知縣」坐享其成之意。而馬絨倫、柳亞子之輩，則徒擅口筆之長，吹牛拍馬，祇能因人成事，而無創建之才能。以致工作進展，極為遲緩。成立三數月之後，仍未能以公開的名義，對外活動。既不見容於民盟某些人物，又未與中共取得密切聯繫，（因中共已轉入地下活動）。因之，處境愈為困難，工作更是一籌莫展。

糾合社團呼應中共

三十六年三月，中共因叛國作亂的不法行動，遭到國軍猛烈的進攻。中共不得已乃退出盤踞十餘年的老巢——延安。撤退前，曾頒佈所謂「地下鬥爭路線綱領」。各地中共人員，即遵照其偽中央的指示，紛紛撤退，轉入地下工作。「民主統一陣線」與中共的聯繫，亦一度中斷，無法

溝通。直到是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利用蘇聯駐滬領事，代中共傳遞消息，及轉發其「地下鬥爭路線綱領」。並擬設法深入各民主團體，取得合法的掩護，「民統」始與中共取得聯繫。在中共要求與策劃之下，並經「民統」召集會議。商討：

：今後的行動大計，及加強民主團體的活動。

在會議中，討論的結果：包達三（民促）、胡厥文（民建）、施復亮（民建），均主張先加強「民主統一陣線」的組織。章伯鈞（農工民主黨）則提議：為避免民盟溫和份子的反對；加強與中共密切聯繫（似欲藉中共以壓服溫和份子）起見。主張邀請中共文化人郭沫若、夏衍等，參加民統組織，以資號召。並決定組織委員會，負責力行。該會推沈鈞儒（救國）為主任委員。胡厥文、鄧初民、郭沫若三人為副主任委員。章乃器（民建）為秘書主任。沙千里（救國）、鄭振鐸、夏衍、張綱伯、馬寅初（浙江饒縣人，經濟學者，附共，任北大校長，後被整肅）等多人為委員。民統經過此番會議決策之後，才漸次展開其工作。

「民主統一陣線」的主要工作，根據會議決定：為加緊團結民主社團與民主人士，以呼應中共之地下活動為核心。直言之，民統即中共對外的觸鬚與爪牙。當時已參加之社團有：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聯合協進會、華僑民主聯合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民主運動協會、中國勞動協會、救國會等。此外對民主生產黨、中國洪門民治黨（司徒美堂）、中國

民主黨（侯野君），及民社、青年兩黨之反對派，均進行聯絡。沈鈞儒並企圖滿足李濟琛的願望，將奉之為民統的領袖，以裝點門面；但部份人不同意因未成功。曾在上海發動工商各界及學生簽名，致電蔣主席及美國杜魯門總統，要求「停止內戰、撤退駐華美軍」。發動工人、學生，罷工，罷課，遊行請願。企圖乘機滋事、擾亂治安，造成流血慘劇，以為攻擊政府的藉口。擾擾攘攘，若有其事；但無一不是中共的應聲虫。

終難逃中共的鞭子

三十六年九月，政府頒令動員戡亂。十一月，民盟自動宣佈解散。所有附庸中共的黨派，則全追隨中共，轉入地下活動。「民主統一陣線」在國內無法立足，亦轉移陣地，遷移香港，託庇外人，仍圖活動。在香港曾召集一次所謂第一次「民主黨派」代表會議。討論所謂「政治綱領」與「行動綱領」，以協助中共叛國作亂的行動。並先期向各黨各派及所謂民主人士，徵詢意見。會議所決定採取的陰謀計劃，不但要拉攏各黨派，企圖形成一個「民主黨派大團結」。並欲離間民社、青年兩黨和其他民主人士與政府之合作。更進而陰謀分化中國國民黨，吸收他們所謂上層的優秀的國民黨員，參加其組織，以便魚目混珠，欺蒙國人。

當時民統份子，且認在目前環境之下，對民主運動，尚屬不利；真正聯合政府之成立，亦不可能。因之，即準備發動和平運動，要求政府履行四項諾言；及實行政協決議；以改變其不利環

境。為希望獲得國際上的同情與支援，除透過中共，與蘇俄謀取連繫之外，並將與美國之華萊士派進行聯絡互通聲氣。且妄圖將「民主統一陣線」擴展成為國際性的組織。氣勢似乎不小，祇惜原是做夢。

總之，「民主統一陣線」的組織，既無自主的中心主張；又無一致擁護的領袖；其散漫複雜，甚於民盟。尤其毫無羣衆基礎，徒藉其他政團，供自己來玩弄。乃不知其他政團，亦在藉民統以自肥。互相利用，狼狽為奸的結果，却都逃不脫中共的繩子與鞭子。換言之，民統的組織，不過中共周圍逐臭附腥之蒼蠅而已。不待撲殺，一聞清算，便都飛去無影無踪了。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12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12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120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即可收到書刊。